

第一章 上門求婚書

「開門！」和話音一同落下的，還有花瓶摔得支離破碎的聲音。

房間裡早已被舒奕打砸得一片混亂，房間四處的窗扇上被木板釘死，明明是午時陽光正好的事兒，房裡卻是昏暗一片。

站在昏暗的房間裡，舒奕四下掃了一眼，她臉上露出絕望的苦笑，這哪裡像是個閨房，簡直就是個牢獄，桌上的茶壺歪倒，沒有一滴水，她記不得上次喝水是昨日還是前日了……

「小姐，您且安生些吧，別為難我們做下人的，明日一過您便是尚書府的姨娘，日後吃香的喝辣的，多好的日子啊，您又何苦今日鬧得大家不安生？」

舒奕聽到這話都要被氣笑了，她眼圈紅紅地看著緊閉的木門，門扇的窗紙上映出一個婆子的身影，那人倚靠在門上一手托著瓜子，一手捏起一顆送到嘴裡。

說著事不關己的風涼話，舒奕一時都分不清，這府中到底誰才是主子！

「我又沒說要出去，我只是想透透氣，妳快些開門！」她自己都沒有發現，此刻她的聲音是顫抖的，許久未飲水的嗓子也沙啞得不行。

「哼，您拿老奴當三歲的孩子不成？再者說了，老爺跟夫人也下了命令，這兩日別說不能放您出來透氣，就連下人們也不能進去，夫人甚至發話說這兩日不許給您送水送吃食。」

說白了，不到尚書府來接那日，這扇門誰也別想著打開。

那婆子說完微微抬著下巴，模樣十分囂張，她可是夫人身邊最得力的奴才，即便是府中的大管家，見了她都得客氣著說話。

舒奕無聲地看著那扇緊閉的門，絕望的淚水劃過臉頰，面上卻綻放出一個釋然的笑容，她並不怕被送去什麼尚書府，她哭只是因為對父親的失望。

要想從這裡出去，辦法多得是，可她不死心，想賭一把父親對她的愛。

曾經她娘在世的時候，他們一家三口其樂融融，父親總說她是他的命根子，可為什麼到了今日，那個曾經寵愛她的父親不見了……

她抹了一把臉上的淚水，嘴角的苦笑變成自嘲的譏諷，所有的期盼和不甘，在聽到那婆子說出來的話後全被擊個粉碎。

果然，有了後娘就會有後爹，自從娘親在她七歲過世之後，她的日子說是變成地獄也不為過。

舒奕坐在鏡子前，看著銅鏡中那哭得眼睛通紅的自己，她勾了勾唇，拿起用香露打濕的帕子，仔仔細細地擦了一遍臉，又用香脂珠粉敷面，皮膚瞬間變得膚如凝脂、吹彈可破，像是剝了殼的水煮蛋，哪裡還能看出，剛才哭紅眼睛的傻子是誰。

她打開桃紅的胭脂給自己點染上妝，這時後窗響起小聲的敲擊，節奏有些怪異，

「咚，咚咚」的，但她聽後嘴角勾起的弧度卻變得明艷起來。

舒奕起身走到後窗下，微微仰頭看向那個被人從外拉開的窗戶，窗外，夫妻兩人扒著窗臺往裡看，她趕忙後退兩步讓開窗口。

男子將身邊的姑娘抱起，從窗子送進去，接著他一撐窗臺也翻身進屋。

「小姐可有收拾好東西？」小桃挽著婦人髻，氣色也比之前好許多，顯然在婆家

過得不錯。

「都收拾好了，那邊的兩個箱子還有兩個包袱、一個匣子都是要帶走的。」舒奕伸手指著不遠處的東西，都是這兩日她自己收拾好的行囊。

小桃看了身邊的男人一眼，對方領會她的意思，將兩個包袱掛在肩頭，一雙鐵臂輕鬆的搬起兩只摺在一起的木箱。

他沒有說話，只是搬著東西走到窗下，接著腳一蹬牆壁，身子靈巧地從窗子翻出去。

等人離開，舒奕這才趕忙問起來，「妳這兩個月過得可好？」

眼看小姐都自身難保了卻還在擔心著她，這讓小桃心中十分感動，「好，奴婢一切都好，多謝小姐當初的搭救成全，婆母並不介意我曾是奴籍，待我像親閨女似的，夫君看著冷冰冰的，但人很好，對奴婢也好，就是嘴笨不愛說話。」

看著小桃提起婆家時眼中皆是幸福的光芒，舒奕鬆了一口氣。

當初繼母趙氏有意將小桃撥去給自己兒子當通房開竅，舒奕便著急忙慌地偷了小桃的賣身契，聽聞城中鏢師也在找新婦，待人處事都不錯，就匆匆將小桃嫁了過去，為此繼母沒少找她的麻煩。

就是這事情辦得急，事後回想起來她總有些懊惱，更擔心小桃會被人欺負，可如今見小桃過得不錯，她那顆心也都算是放下了。

許是當時她的一點善念換來了今日的一條生路，就在她得知繼母要將她送去尚書府當小妾的時候，便趁機寫了一封信，托人送到小桃手裡。

這邊信剛送出，趙氏便讓婆子將她看管起來，中間她也試過逃跑，但每次都被她爹派人捉回來，小桃算是她最後的希望。

「小姐，您當真想好了？就沒有其他的法子了？」

幾天前收到舒奕消息時，小桃又驚又氣地哭了一場。

幸而她丈夫為人仗義，也感念舒奕當初信任他，將小桃許給他，得知舒奕的處境後，他沒有半點猶豫就幫著前後奔走，直到今日終不負舒奕所托。

如今舒奕已然沒有了退路，她望著房門的方向自嘲地笑了一聲，「妳瞧瞧，那門足足上了兩道鎖，這兩日更是不讓人送飯送水進來，我已別無他法，今日若不搏一搏，只怕被他們算計得連骨頭渣都不剩。」

看著她乾裂的唇、蒼白的臉色，小桃眼睛紅了，「小姐您別怕，奴婢和媒人找到了江家，他家裡除了窮些，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，瞧著都是好相與的，他家是老太太當家，媒人已經幫著替您和江公子交換了庚帖，聽聞江公子近日在城中參加縣試，婚書之事怕是要等他考完之後才行。」

聞言舒奕的娥眉擰成結，焦躁地揉搓著手裡的帕子，「可我等不了那麼久，我今日必要見他，婚書最晚明日就要拿到。」

沒一會兒，陳旺再次從窗子跳進來，他一落地目光裡就帶著幾分催促，相處久了，不需要言語小桃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「小姐，您若真想好了咱們就得趕緊走，再不走，一會兒人一多就走不了了。」這個時辰府中下人都去午歇吃飯了，也是院子裡人最少看管最弱的时候，可再過

一會兒下人們都出來做事，到那時，三個人要想翻牆離開哪裡能藏得住身影？

「好，那就有勞陳壯士了。」

後窗比較高，若只有舒奕一個人，怕是站在桌子上也無法憑自己的力量翻出去，這也是趙氏為何釘死所有的門窗卻唯獨留著這扇窗的原因。

三人合力搬過來一張高几，舒奕費力地爬上去站好，陳旺也跳到桌子上，有了桌子墊腳，陳旺翻窗更是輕而易舉。

他輕輕一跳上了後窗，轉過身衝舒奕伸出一隻手，「舒小姐得罪了。」

不等舒奕說什麼，他便一把抓住她的肩頭，將人從窗口送出房外，須臾又轉身回屋，抱起小桃幾個跳躍也翻出窗戶，在他的帶領下，三人順利的從知縣府中逃出來。

後門不遠處停著一輛小馬車，馬車後面車廂堆放著從舒奕房中提出來的箱籠。

「小姐，快上車。」小桃在車邊小聲催促道。

舒奕長這麼大就沒幹過這樣出格的事，因此到這會兒腿都是軟的，往馬車上攀了兩次才狼狽地鑽進車廂裡。

小桃一上車就看到她癱軟的靠在車廂上，「小姐，咱們現在去哪裡？」

陳旺趕車，從見到這人開始，舒奕發現他好像只說過一句話，都不曉得小桃是怎麼和他溝通的，甚至她能察覺出這人是真心不錯的。

正想著，聽到小桃的話，舒奕心思轉動起來，半晌後問：「你們可有打聽到江公子現在住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奴婢只曉得江公子住在梅六巷子那邊，為了考試賃了幾日的房子，但具體是哪一家便不甚清楚，不過媒人應該曉得。」

馬車晃晃悠悠地往前走，主僕兩人坐在車廂裡商量著接下來的事情，這時，從馬車後面突然跑出來兩隊官兵。

「讓開，都讓開！」這聲音嚇得小桃和舒奕瞬間噤了聲，舒奕腰背挺直地靠在車廂上，目光更是一錯不錯地盯著門簾。

趕車的陳旺是最淡然的一個，好像壓根就沒看到魚貫穿梭在馬車兩邊的官兵，目光直視前方，依舊不急不慢地趕著馬車。

聽著外面的腳步聲從馬車旁匆匆跑過，似乎沒有攔住馬車的意思，小桃便壯著膽子掀開一點點車窗簾往外看，只見官府裡的衙役手持銀槍、排成兩隊朝著城門的方向而去。

見人並沒有搜查馬車的意思，小桃鬆了一口氣，「瞧著這個架勢，像是要去城門處拿人，不會是老爺發現您不在，派兵出來捉拿吧？」

這樣的場景舒奕不是沒見過，前兩日她便經歷過。當時對她的看管並不嚴，她抱著她娘留給她的嫁妝匣子，從窗戶翻出去後就一路朝著城門跑去，想著去找舅舅幫自己，不想人還沒有出城就被她爹派人捉拿回去。

「應該是。前兩日城裡鬧得沸沸揚揚說要捉拿盜匪其實也是因我而起，他不好明說此事便扯謊到處搜查。」

她早該想明白的，若是爹對她還有一絲的不忍，又怎麼在將她捉拿回去後把房間

的門窗都給釘死？是她還不死心，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和期待。

但這次她不會在抱有任何的期待了，她要為自己爭取一次。

「先去找媒人，今日我必要和他簽下婚書才行。」

紅姑姑是兩城五鎮最有名的媒婆，可她當媒人這麼久還從未見過如此猴急的新娘，前兩日她才做主幫著交換庚帖，今日就急匆匆拉著她，讓她幫著訂親順道將堂給拜了。

她剛吃完午飯正打算睡一覺，可眼皮子還沒合上就被人催起來，聽到吩咐後她只好趕忙找到另外一個媒人出發，於是乎小小的馬車廂裡擠擠挨挨地坐了四個女人。

「這是六證。」她將東西交給小桃，「妳是舒姑娘的媒人，我作為中間人，這位柳姑姑是男方請的媒人，如此妳這三媒六證便是齊全的，又有當初指腹為婚的信物，還有交換的庚帖，只要今日雙方都點頭，由我牽線立下婚書也是說得通的。」縣城原本也不算大，紅姑姑在馬車裡叮囑一番，收聲的時候馬車剛好在江林木租住的小院門前停下。

幾人下車後，除了坐在車夫座位上的陳旺，其餘的人紛紛轉頭看向舒奕。

收到周圍人的目光，舒奕抬手扶了扶髮髻，在眾人或欽佩或震驚的目光中，來到院門前。

「咚，咚咚。」清脆的敲門聲在幾人耳邊響起，但舒奕此刻聽不到敲門聲，耳邊反而是震耳欲聾的心跳聲，以及一聲溫潤清朗的詢問——

「誰啊？」

今日正是縣試出成績的日子，江林木早早就收拾好行囊，打算看完成績就直接回鄉。這處小院他和同窗只租了八日，同窗一早就收拾好離開了，他若要再住便要續租金。

這邊他剛收拾好行囊，院子外就傳來敲門聲，心中隱隱猜測是同窗遺落東西回來取。

開門的動作進行到一半，卻聽到門外傳來一陣嬌滴滴的聲音——

「夫君是我。」

周圍站著好幾個人，即便是下定決心今日要強嫁小書生，可真到這一刻舒奕仍舊有些難以接受，可事態緊急，於是她只能紅著臉頰，強做鎮定地喊了一聲。

此刻院門半開，江林木清秀儒雅的面容展露在眾人面前，他眼中的震驚和慌亂也同樣落入大家眼中。

紅姑姑看了一眼天色，再看門外的姑娘羞紅了臉，門內的書生整個人也呆愣著，她素來是個乾脆利索的人，便有些不耐煩地推了一下院門，「我說江少爺啊，你還是讓我們進去慢慢說吧，這事你祖母和父親都已經點頭了。」

得了紅姑姑的提醒，舒奕也趕忙拿出對方的庚帖，還有一枚雕刻桃核，是個大度彌勒的圖案，憨態可掬但雕工精湛十分惹人喜愛。

「這是庚帖還有信物，夫君可要瞧瞧？」舒奕將兩樣東西遞到對方面前，看著那

個用紅繩拴著的彌勒吊墜，江林木心頭不禁一跳。

須臾他從自己脖頸上摘下一個吊墜，也是一個彌勒的形象，只是彌勒身上穿著的袈裟不一樣，舒奕那枚的袈裟是百花樣式，而江林木的卻是青竹樣式。

他看一眼信物，微微側身讓開，門口道：「諸位請入內敘話。」

只見屋裡空空蕩蕩，一個收拾好的包袱放在桌子上，顯然是要離開這裡了，舒奕見此不由得吐出一口氣，幸好趕上了。

落坐之後，紅姑姑作為主事牽線的人，將事情大致和江林木說了一遍，「當初因你父母經過官道，恰巧救了病重暈倒的趕考書生，後來書生病癒回家，舒家娘子帶著厚禮去你家中拜謝，舒家和江家兩位娘子一見如故，便交換信物指腹為婚。」江林木捏著庚帖看了一眼，「可我比舒姑娘年長三歲，又作何說是指腹為婚？」紅姑姑倒是沒有注意這點，如今被他一說也反應了過來，這的確有些說不過去。

「這事娘親曾和我說過。娘親本就體弱，為了照顧好爹爹，供他讀書科舉，那孩子不足五個月就落了地，直到後來有了我，才將信物交给了我。」

江林木聞言皺了皺眉，他娘在他出生沒多久就沒了，但家裡祖母和父親從不曾說過此事，自己也是今日才知曉。

「可惜我與它無緣，姑娘也不是最初與我指腹為婚之人，那這親事就應當作罷。」說罷，他將庚帖和信物一併推回到舒奕面前，大有不想認這門親事的意思。

紅姑姑和柳姑姑都看傻了，明明江家窮得沒錢娶媳婦，現如今有一個不要聘禮的媳婦送上門，這傻小子竟然還想著往外推？

柳姑姑也是官媒，她主管三個村子，只要村裡有人到了年齡她都會忙著奔走催促，畢竟過了年紀還不成親，不管男女都是要交稅的。

每年秋收官衙派人收糧之餘，也會順便查核村裡人的年齡和嫁娶記錄，如今已是二月，若是江林木再不成親，只怕秋收時就要報上去，到時候江家又要多出一筆稅收了。

「既然人家拿著信物來了，你祖母和父親也都同意了這門親事，你還矯情這些細節作甚？今日我和紅姑姑可是帶了官媒婚書而來，你還是趕緊簽了吧。」

舒奕看著他眼中的冷淡和嫌惡之色，眼圈忍不住紅了紅，心下也有了幾分猜測。

「我有些話想和江公子私下說，不知可否移步？」

她說完，江林木仍舊坐著未動，他眉峰帶著幾分鋒利之色，淡色的薄唇此刻緊緊抿成一條直線，襯得他越發地不近人情，很顯然地，他並不想和她孤男寡女共處一室。

一旁的小桃看得都氣紅了眼，想要上前理論卻被舒奕一把按住，心裡的不忿也只能嚥下去。

舒奕強忍著淚水道：「公子請聽我一言，若是聽完仍不願……舒奕自然不會強人所難，我自當歸還信物，自此不再出現在公子面前。」

聽到這話，江林木神情終於有些鬆動，他細細打量了一眼舒奕的神色，看她紅著眼圈，倔強地不讓早已滿溢的淚水落下，他皺皺眉，有些煩躁地歎息一聲。

「也罷，姑娘這邊請。」說著，起身率先走出正廳。

舒奕跟著他進了院子裡的梢間，一進門她便屈膝一禮，「今日冒昧登門實屬失禮，惹公子不喜，舒奕也沒有辯解的臉面，可這親事我還是想厚著臉皮再求一求。」梢間裡空空蕩蕩無處可坐，江林木面色冷淡薄唇緊抿，警惕地和她保持著距離，「姑娘不必多禮，妳有什麼要說的便快些說，妳我孤男寡女不便在此久留。」舒奕站起身的一瞬間，忍了許久的淚珠再也控制不住地落了地。

「今日我厚著臉皮三媒六證登門，與其說是求婚事，不如說是給自己求一條生路。我父乃是鳳安縣知縣，公子飽讀詩書應也曉得，舒知縣在此連任五載，轉過年來便是赴京述職之期，若朝廷再無調動之意，只怕此生他都要留在此地。」按照大晉的規矩，地方官員不可在一處任職超過三載，但這樣的條令對於像鳳安縣這般窮困的地方無用，本國建朝才七載，先前重武輕文，如今百廢待興，盛安帝這才發現朝中可用之人甚少，逐漸開始重視文官。

奈何這事不是一日可解的，富庶之地官員不斷更替，窮苦之地卻無人願意前來，多是派些捐官過來管轄，自然不會輕易調任。

對此江林木是知曉的，他微微頷首看著對方，等著她接下來的話。

舒奕不敢耽擱時間，繼續說道：「前段時間京城裡的陳尚書回鄉祭祖，我父親想要搭上這條線，於是在我繼母的指點下，他明日欲將我送到陳尚書府中為妾，換得明年調任的機會……」

聽到這裡，江林木的面色變得凝重起來，薄唇卻似放鬆了幾分，看向舒奕的目光也不再有了嫌惡之色，多是訝然和不忿。

他負在身後的雙手微微握拳，「妳想用當初的婚約，與我簽下婚書，使得舒知縣計畫落空？」

舒奕抹了一把臉上的淚水，「是的。」說完她看著他眉宇緊蹙，趕忙再次說道：「不過此事你也不用擔心他們會報復，陳尚書從京中來，什麼樣的美人沒見過？且他並未見過我，此事我便是鬧了他也不會揪著我不放，無非之前答應我父親的事作罷而已。至於我父親……畢竟我娘故去之前手裡也是捏著他的短處，現如今便在我手裡，只要我將婚約坐實，他就算氣急了也不敢輕易對我們如何。」

聞言，江林木挑眉道：「既然妳手裡捏著舒知縣的短處，大可以此要脅，取消妳繼母的安排便是，何須丟了臉面跑來尋我幫忙？」

「我也不是沒想過，但經歷了這次的事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若真拿這事威脅，他們大可將我鎖在家中搜去證物，便是暗暗殺了我也無人知曉。但我若是秀才娘子，他想動手便要掂量一下，況且非到萬不得已，那東西我也不會輕易拿出。」

兔子急了還會咬人，他若忌憚那東西就不會找舒奕的麻煩，但一旦把人逼急了，作為一個地方官，他想要在管轄的地方捏死她也並不是什麼難事。

曉得她不顧名節臉面帶著媒人上門的緣由之後，江林木的臉色變得好看許多，負在身後握緊的拳頭慢慢鬆開，手指摩挲著掌心裡那枚桃核彌勒，目光也一錯不錯地盯著眼前的姑娘。

「走吧，妳我既有婚約在身，那便按約履行，我雖非君子卻也不是不守舊約之人。」

第二章 入村第一件事

看著官媒在婚書上蓋上印章，一式三份，男女方手裡各一張，作為媒人的紅姑姑收著一張。

「好了，天色不早我們便也不多打擾，今日便恭喜江公子和江夫人啦，這婚書一會兒便會登記在府衙冊子上，這喜事也就算成了。」

柳姑姑不曉得舒奕的家世背景，因此並未多想，可紅姑姑是知道事情始末的，看著她這樣喜笑顏開的樣子，擔憂地提醒道：「也不急於今日，不如等月底一起登冊豈不是方便？」

柳姑姑卻沒聽出言外之意，只說：「不麻煩，一開年我就促成了一對，我可不得早早的登記上？光是看著都讓人安心。況且去年只有我那本空著掛了白帳，今年我也算是揚眉吐氣了。」

每座城官媒就有五人，每人管著數個村子和縣城，年底的時候也都會聚在一起聊聊，柳姑姑去年因為一對都沒促成，讓其他的官媒好一頓嘲諷，今年一開年就迎來了好消息，這也預示著一整年都要好事不斷，所以別說等月底登記了，她連今晚都等不了。

如今事情辦完，紅姑姑也不再留，她看了舒奕一眼，「妳現在找到了歸宿，當年欠妳娘的恩情我就算是還上了。這兩個月我不在鳳安縣，兩位的喜酒我怕是趕不上了。」

如今舒知縣還不曉得此事，她溜還來得及，否則等明日被人發現，得知這媒是她從中撮合的，少不得要被舒知縣訓斥穿小鞋，倒不如先去別的縣住一段時間。

左右她在兩城之中有幾處產業，離開了鳳安縣也有更好的去處。

「今日之事多謝紅姑姑，日後紅姑姑再回鳳安縣，舒奕定當買酒備菜，好好請您喝一杯。」說著她起身襖衽屈膝一禮，態度尤為的鄭重恭敬。

見狀，讓冒著風險幫她牽線的紅姑姑十分受用，「成，到時候我可要好好吃一杯酒。」

送走了兩位媒人，房間裡剩下小桃、舒奕和江林木。

「小姐，現在您有什麼打算？」問這話的時候，小桃怯怯地看了一眼江林木，雖然不滿他剛才的態度，可眼下他已經成了姑爺，小桃也不好再說什麼。

這個問題舒奕也沒有想好，下意識看向站在身邊的人。

觸及到她的目光，江林木抿唇想了一下，道：「她今日便隨我回村和祖母說一下今日之事，之後的事情再另做安排。」

聞言，舒奕從荷包裡拿出三兩銀子，問小桃，「馬車是從什麼地方租來的？」

「從城東邊的陳記車行租來的，明日申時歸還即可。」雖然不太明白舒奕為何問這個，但小桃仍舊規矩的回道。

「那好，這錢你們拿著，一會兒回去找輛車坐，那馬車今日先借我用一用，明日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她再次側頭看向身邊的人。

江林木曉得了她的意思，對小桃吩咐道：「明日午時帶著契書到陳記車行，到時候我會來歸還馬車。」

得知舒奕要跟著這個初次見面的男人回去，小桃不安地看看她又看看江林木，囁

嚙著想要說些什麼卻又不好開口。

「放心，江家妳也是去過的，若是有什麼事妳就去江家尋我。」舒奕安撫的拍拍她的手背，並將那三兩銀子塞到她的手裡。

小桃見狀趕忙往外推，「小姐，奴婢不要，您日後用錢的地方多得是，我們家離著這邊不遠，順路走回去剛好還能買些菜，不需要坐車的，您……」說著她又看看江林木，「您小心些。」

「放心，我曉得的，妳也要照顧好自己，若是舒知縣找到妳，只管說不曉得便是。」等送走了小桃和陳旺，舒奕後知後覺有些不安起來，而江林木已經將自己的包袱放在了馬車上，坐在車座上挑眉看著舒奕。

「時辰不早了，動作不快一些，到家天都要黑了。」似是看出來她的不安，江林木笑了一聲，「現在知道怕了？上車吧，妳別怕，我家裡人都很好相處，不會為難妳的。」

事已至此，舒奕也沒有回頭路，搭著江林木伸過來的手借力爬上了馬車，車簾一放下來高大的馬兒就拖著車廂往前走。

拐出巷子後，馬車周圍變得嘈雜起來，叫賣聲不斷，舒奕偷偷掀開車簾朝外掃了一眼，看明白這不是出城的路。

「我們這是要去哪裡？」

江林木淡然說道：「先去書院看一眼，今日縣試出成績，看完咱們就出城。」

看著有些陌生的路，舒奕不覺得害怕，反而有些好奇這人的成績如何，之前打聽到他在讀書，卻不曉得他讀得如何，這會兒正好可以看看。

舒奕倚靠在馬車廂門口，撩起一點車簾打量著外面，可又擔心有官兵撞見，小心翼翼的像隻膽怯的兔子。

江林木回頭看了她一眼，嘴角沒忍住勾起一絲弧度，說道：「這邊人少，應該不會有官兵過來。」

舒奕鬆了一口氣，但仍舊不敢大大方方掀開車簾。不知是不是因為那封婚書的緣由，此刻舒奕心裡並沒有之前那樣慌張，反倒莫名地有些安心。

書院此刻的確沒有什麼人，看榜的人多數都在上午看過了，此刻榜單下只稀稀疏疏站著幾個人。

舒奕捏著帕子半遮著臉，好奇地下了馬車，跟在江林木身後朝著榜單走去。

「江林木！這次縣試你可是咱們書院的第一名啊，恭喜恭喜。」

還未看到榜單就聽到一道嘹亮的聲音，舒奕抬眸看了跑過來的小胖子一眼，對方熟稔的和江林木打著招呼。

「杜兄同喜同喜，今日聽聞杜兄也榜上有名。」

「噫，我那是險險上榜，在倒數第八名，和你可不一樣呢，不過咱們府試的時候倒是可以一起出發，聽聞今年知府大人要親自下場監考，能見一眼知府大人，我這次就算不過，回去我爹估計都能少打我一頓。」

舒奕沒想到書生竟然還有這種性子，被他的話逗樂，沒忍住噗嗤笑了一聲，這一聲引得江林木和杜仲紛紛看向她。

知道剛才自己失禮，舒奕羞紅了臉頰，「抱歉，我不是在嘲笑你，只是覺得你說話十分的風趣。」

幸而江林木並沒有不悅，神色中甚至帶著幾分趣味，回頭看向杜仲，「抱歉，這位是內子，剛才失禮的地方還請杜兄莫要見怪。」

杜仲聞言眼睛都瞪大了，一臉不可置信地看著江林木，「你你你……你啥時候有媳婦啦？上個月不是還說沒有的嗎，我還想著把我妹妹介紹給你呢！」

舒奕挑眉看向一旁的江林木，明明才剛認識，明明半個時辰前才簽下婚書，但此刻聽到他之前的打算，她心裡竟然有些說不出來的不對勁，究竟是個什麼滋味她一時形容不出來，但就是讓她不喜。

江林木也有些不自在，聽到杜仲的話後，他心虛地摩挲著下巴，小心翼翼偷瞄了舒奕一眼，見她臉色沒有什麼不對後，轉過頭去乾咳了一聲。

「今日才立了婚書，喜宴準備過些日子辦，到時候你可一定要去喝兩杯。」

雖然有些遺憾沒能將親妹妹介紹給江林木，但得知好友今日立了婚書，馬上就要成親擺酒，杜仲也是打心底替他開心。

「放心，到時候我一定去沾沾喜氣，討杯喜酒喝！」

看完榜單後時辰已然不早，江林木也不想再耽擱，便趕著馬車朝城門走去。

舒奕有些擔憂地道：「城門處一定會嚴查的，到時候……咱們要怎麼出城？」

馬車還在繼續往前，江林木坐在車座上，一雙眉頭也不由得皺緊，這的確是個問題，今日出城怕是難辦。

沉默了須臾，他扭頭看向坐在車廂裡的人，說：「妳一會兒將包袱裡的衣物塞到腹部的衣服中，然後用包袱皮包住髮髻。」

舒奕茫然地看著他，過了好一會兒才曉得他是什麼意思，一張白皙小臉瞬間漲得通紅，但這的確是個辦法。

她忍著羞臊，按照江林木說的，將包袱裡的衣物捲成球塞到下腹的位置，包袱皮是藍碎花的棉布，疊成三角包住頭，模樣像極了村裡婦人常戴的頭巾。

收拾好，舒奕掀開車簾，趕車的人感知到回頭往裡看了一眼，沒有發現什麼疏漏，便紅著耳朵轉回頭去，一邊叮囑道：「馬上要到城門處了，妳莫要往外看，其餘的只管交給我。」

舒奕按照他說的，將臉扭向車內，闔上眸子假寐，傍晚的光線昏暗，車廂裡更是讓人看不清晰。

馬車隨著人潮排隊出城，果然如舒奕所言，今日出城盤查得格外嚴，江林木靠在車廂門邊，掏出自己的戶帖和考試所用的路引預備著。

城門處的人格外多，大家都著急著出城回家，隱約間，江林木感覺到似乎有人在盯著他們，本來溫潤如玉的臉上立刻起了一層寒霜，整個人顯得冰冷且不近人情，眉峰鋒利的上挑著，帶著生人勿近的氣場，本來準備插隊到他前面的人一對上他那陰鷙寒冷的眸子，後背頓時一緊，尷尬地衝他笑笑，退回到原先的位置上。

江林木卻並非介意那個插隊的人，而是介意那雙在暗處盯著他們的眸子，順著感覺回望過去，在離城門不遠的一間茶棚看到了滿臉擔憂的小桃和陳旺。

霎時間，他臉上的冰冷倏地化開，讓小桃一時間懷疑自己是看錯了，她衝著江林木微微頷首以示。

駕車的男人也點了點下巴，心中對他們夫妻兩人的義氣發出由衷感歎，逐漸地開始對車裡的人生出幾分好奇。

能讓人如此忠於她，舒奕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？

思緒紛飛著，馬車也到了官兵面前。

官兵不客氣地問：「幹什麼的？要去哪裡？車裡又是什麼人？」

江林木看了對方一眼，臉色未變分毫，反倒是躲在馬車裡的人，嚇得藏在裙襖下的手暗暗抓緊了衣袖。

「本鎮人，入城參加縣試的，順便帶著妻子找郎中問診。」

說完，也不等官兵上前查看，他抬手挑起車門簾，聲音下意識壓低，「我妻有孕在身格外貪睡，望請各位官爺莫要驚醒她。」

對方看了江林木的路引，的確是趕考的書生，又往昏暗的車廂裡望了一眼，見車中女子腹部高聳，顯然不是他們要尋的人，便不耐煩地將東西扔給江林木，煩躁地擺手示意他們趕緊離開。

江林木不慌不忙地揣好戶帖和路引，慢悠悠地趕著馬車朝城外蘭村走去。

城門處，小桃望著馬車順利離開後終於鬆了一口氣，人也陡然放鬆下來，身子一歪靠在了陳旺懷中。

「太好了，小姐一出城就算是躲過一劫了。」

馬車直到走遠，舒奕爬起來探頭看去時已然看不到縣城的門，天色暗了下來，她將肚子上的衣服全部掏出來又整整齊齊地疊好。

「我如此冒昧的去你家，你家裡會不會對我有意見？」舒奕後知後覺地開始怕了。先前只顧著逃出她爹的捉拿，旁的事她也顧不上，如今算是躲過一劫，想到自己將要面對全然未知的未來，心裡不由得開始擔心。

二月的天氣還很冷，尤其是太陽落山之後，風一吹就感覺身上冷颼颼的，哪裡都捂不暖。

舒奕坐在車廂裡還能避風，可駕車的人卻是迎風而行，她再次打開包袱，從裡面拿出一件外衣替他從背後披上。

這樣的事她是頭一次做，動作有些生疏地調整著衣服角度，手不經意擦過他的耳垂，江林木只覺得身子一震，呼吸都變了節奏。

他趕緊伸手拽了拽衣服，不敢讓她再在他肩頭「胡作非為」，一邊道：「都已經習慣了，並不冷。」

舒奕看著衣服披好，對笨拙的自己感到尷尬，只好岔開話題，說：「倒春寒最是傷人，日後還是注意些，不然容易留病根。」

聽到這話，江林木身子往後一癱，倚靠在車廂的門邊上，慵懶的笑著，「妳年紀小小的，怎麼和我祖母似的。」

路上也沒有別人，舒奕直接將車門簾掛起來，就這樣坐在江林木的身後，望著周

圍村莊亮起的燈火。

「因為我們都是在關心你。」這話說完她的臉頰熱辣辣的，更是不敢看一眼身前的男人。

駕車的人沒有回頭，像是沒有聽到她這句話，可黑夜裡他的嘴角不自知地翹了起來，心頭生出幾分陌生的情愫，一時讓他也說不清是好奇還是有趣。

今日或許是他這輩子做的最出格之事，但他卻並不覺得後悔，因為好像也挺有意思的。

舒奕到處看了一圈，目光落在不遠處一條火龍似的地方，「那是在幹什麼？」

江林木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過去，猛地坐直了身子，神色變得凝重，「不好，家裡好像出事了。」話音一落下，他趕著馬車加速向不遠處跑去。

馬車朝著那群人趕過去，原本田間小路上的火龍，這會兒也清晰的映入舒奕眼中。只見四個男子抬著一扇門板，門板上有人躺在上面，周圍還有不少幫忙的村民，手裡舉著火把照亮了周圍。

還未靠近，江林木已經看清抬門板的人，臉色頓時變得難看起來，素來淡然的眸子這一刻閃動著不安緊張的光。

馬車尚未停穩他就直接從車上跳下去，朝著一群人跑過去。

舒奕也緊張的豎起耳朵聽著前方的動靜。

「這是出了什麼事？」

不等著周圍應聲回答，江林木就著急地湊過去瞧門板上躺著的人，還未看清手臂就被人捉住。

「二郎啊，你怎麼這個時辰才回來。」聽到祖母的聲音，江林木那顆不安的心逐漸回落。

回頭發現他祖母就站在他身邊，而躺在門板上的人，是他家鄰居張嬸的男人張鐵牛。

江林木心有餘悸地握住祖母林春花的手，「在城裡遇到些事，耽擱了時辰，張叔這是怎麼了？」

幫忙抬人的正是江林木的大伯和親爹，還有張家的兩個兒子。

林春花忙說道：「你張叔也不曉得怎麼了，突然半邊身子沒有了力氣，說話也不利索，本想著明早去鎮上找趙郎中瞧瞧，卻不想前後不過一刻的功夫，人就昏過去了，你張嬸就找到你爹、你大伯幫忙，想著趕緊抬到縣城裡找郎中。」

村裡一般都沒有郎中，老百姓要是有個什麼頭疼腦熱的，多是自己隨便抓點藥吃吃，有點醫術的人也都喜歡往鎮上或者城裡走，這會兒遇到急症，眾人也只能往縣城抬。

江林木也是一陣憂慮，「可是你們現在過去，只怕城門也都關了。」

他和舒奕出城的時候時辰就不早了，這會兒一行人抬著病人往縣城走，即便是到了地方也未必進得了城。

「快將人平放下，莫要搖晃。」一道溫和柔軟帶著幾分嬌滴滴的聲音響起，在這焦灼的時刻顯得格外冷靜清晰。

眾人紛紛尋聲望過去，只見一嫋嫋娜娜的小姐走近，她不在意周圍人的目光，一雙小鹿般清澈的眼睛盯著昏迷中的人，細細打量著對方的臉色。

江大成和江二海對視一眼，同時看向他家最有學問的江林木，對上眾人詢問的目光。

江林木一時也有些懵，可他看著舒奕正彎著腰搭脈，心裡有些猜測，「聽她的，將人慢慢放下。」

張家兩個兒子更是半信半疑，他們就沒有見過這樣年輕的郎中，更別說這人還是個女子，嬌嬌弱弱又眼生得很，穿衣打扮、一舉一動也不似村裡人。

他們的遲疑江家人也看在眼裡，林春花雖然不曉得這個和自家孫兒一起回來的姑娘是誰，但江林木說放下，那指定是有道理的。

「栓柱你們還杵著幹什麼？現在未必進得去縣城，都已經這樣了，死馬當作活馬醫，先讓這姑娘瞧瞧再說。」

林春花做事向來果斷有主張，張嬸平日裡和她說得來，也正是如此，家裡遇到這樣的事，張嬸下意識就跑到江家求救，這會兒聽到林春花這樣說，張栓柱和張狗子也只好將人慢慢放下。

舒奕上半跪在地，絲毫不在意周圍的泥土弄髒了她的衣裙，從被子底下拉出張鐵牛的手腕，細細搭脈查看，半晌她驚呼出聲，「不好，這人是中風，須得趕緊下針才好。」她一邊說著，一邊從髮髻上取下一支銀簪子，拉著張鐵牛的手，用簪尾刺破他十指指尖，在火光的照射下，殷紅的血瞬間泌了出來。

「妳這是在做什麼！」這一幕落在張家兩個兒子眼裡，立刻氣憤上前質問，甚至想要衝上前阻止，一張臉在火光的映照下顯得格外狼狽猙獰。

舒奕被嚇得一哆嗦，正要解釋的時候，眼前的火光一暗，一人擋在了她面前，原本溫潤如玉的面容染上一層冰霜，他眉峰立體鋒利，微微上揚時更顯得人疏離冷情，一副十分不好惹的樣子。

「喊什麼？沒看到她會醫術，既然她曉得張叔的病因，自然知道該如何診治。」其實他並不確定舒奕可以治好張大叔，但她至少知道病因是什麼，還能不假思索刺破張大叔的指尖，顯然是明白該如何緩解病情的。

自己今日才將人帶回村，這會兒人家好心幫著診治，斷沒有讓人欺負恐嚇她的道理，江林木眉目疏冷地看著張家兩個兒子，唇角抿直，目光透著幾分狼狽之色。一句話堵得張家兄弟說不出什麼，即便是心裡還有些不情願，可一對上江林木，他們也不敢明著說些什麼。

他們很清楚，江林木雖然是個書生，看著文文弱弱，但打起架來比江家大郎還要狠，跟不要命似的，一起在村裡長大的孩子就沒幾個人敢惹他，也是考上童生後他才端起架子，接人待物都有了幾分書生的溫潤。

見狀，半跪在地上的舒奕鬆了一口氣，而江家其餘人都神色怪異的看著江林木，這幾年他們還沒有見過自家孩子這樣衝。

正在這時，原本昏迷不醒的人突然哼唧唧起來，似乎有了意識，舒奕也顧不得旁的，趕緊拽了拽江林木的衣襬。

她緊張道：「這人需要抓緊時間針灸，至於湯藥可以等著天亮再抓，但眼下若是不趕緊下針醫治，只怕以後左半邊身子都廢了。」

突然被人拽住衣襬，江林木第一反應是想要劈手奪回，他並不太喜歡被人這樣觸碰，尤其對方還是姑娘家。

自家的孩子有什麼習慣和毛病自家人最清楚，江林木自小就比較恪守規矩，小小的一個人就不怎麼和村裡的女娃一起玩，和小小子玩卻又像個小大人似的，整天冷著一張臉，唬得小小子也不敢和他玩，這姑娘眼瞧著嬌滴滴的，和村裡的女娃可不一樣，別說被江林木罵一頓，就是朝她瞪一眼估計都能將人嚇哭了。

一旁的林春花緊張地上前一步，準備拉住她這有怪癖的孫兒，可江林木手腕剛動了一下，胳膊還沒有抬起來，他就想起眼前這人是他的新婚妻子，旁人也就罷了，但他得儘快習慣和妻子親近的感覺。

他有些無奈地歎息一聲，看著舒奕的目光更是充滿無奈，他彎腰握住舒奕的胳膊，將人從地上拉起來。

江家人錯愕地看著溫和的江林木，林春花的手也僵在半空中，看孫兒非但沒有生氣吼人，甚至還十分體貼地將人扶起來……

藉著火光，林春花細細打量了一下眼前人，她懷疑是自己老眼昏花大晚上的認錯了人。

須臾江林木對著大伯江大成，和父親江二海說道：「大伯，爹，還得勞你們搭把手將人抬回去。」

張家的兩個孩子原本還有些不服氣，總覺得舒奕嬌嬌弱弱的不像是個郎中，可這會兒眼見親爹有了意識，他們也不再耽擱，自然是舒奕和江林木說什麼他們聽什麼。

於是一旁幫忙的村民趕忙舉著火把在前面照亮了路，一行人急匆匆的來，又急匆匆的將人送回去張家。

第三章 妙手救回中風人

舒奕雖然是官家的小姐，可她出生的時候，她爹還不是個官，這樣的鄉間小路她也是走過的，但白日跟著爹娘外出也就罷了，天色稍暗後斷沒有出門的道理，所以走在夜間的小路上還是第一次。

村裡的路比不上縣城也比不上官道，坑坑窪窪偶爾還有石子什麼的，村民們擔心張鐵牛的病情，腳下步子跟在飛一樣，舒奕為了跟上他們的腳步，也跟著加快了步子。

可她明明已經很小心了，稍不注意還是踩在幾顆小石子上，腳底一滑人瞬間就失去了平衡，身子後仰著朝下倒去。

「啊！」她小小驚呼一聲，走在她身邊的人瞬間反應過來，腳下的步子瞬間轉了方向，伸手攬住舒奕柳枝般的蠻腰，再一用力將人攬入懷中，待她站穩後，攬著她的手臂才稍稍卸力。

林春花聽到身後的動靜，轉身朝後看去，只見她孫兒竟然將那姑娘抱了一個滿懷，目光中閃爍著光影，直勾勾盯著人家看。

「咳，二郎，這是怎麼了？」她佯裝咳了一聲，周圍那麼多人都在看著，結果她孫兒卻像是忘了似的，只顧盯著人家姑娘了。

方才舒奕感覺自己的腳一瞬間滑了出去，身子失去平衡朝後仰躺倒去，本以為要在眾多村民面前丟人了，甚至閉上眼睛等著疼痛的到來，可突然間腰上像是被一鐵臂勾住，將她托向另一個方向，下一瞬一陣松墨清淡的冷香撲鼻，耳邊是不屬於她的心跳聲，強勁有力震耳欲聾。

她緩緩睜開眼睛，猛然對上江林木一雙似笑非笑、溫潤如水的眸子，霎時滿臉通紅，羞答答地垂下眼眸，不敢和他對視。

這時她耳邊響起林春花的聲音，腰上的手臂再次用力，耳邊也是男人噙著笑意的聲音，「站好了。」說完，他轉頭和林春花回道：「沒事兒，她腳滑差點摔倒。」舒奕羞得滿臉通紅，不管是因為差點摔倒，還是因為剛才的親近接觸，都讓她這顆心跳得像是隨時要從嘴裡蹦出來似的。

張嬸本來在家中擔憂的望著門口，因為她腿腳不好被兒子們強行留在家裡，這會兒眼前人要走到村口，見那火光停了一會兒又衝著家的方向走來，這情況她哪裡還能等得了，趕緊朝著人迎了過去。

舒奕見她哭喪著臉迎過來，曉得應該就是這家的女主人，忙道：「快些準備棉被和湯婆子，這人受不得凍，需暖和些更利於他恢復。」

張嬸不曉得她是誰，可聽到這話也顧不得別的，趕緊一瘸一拐的往屋裡跑，村裡冬天倒是不需要湯婆子，火炕一燒，整個被窩都是暖的。

等將人抬到炕上被放平後，舒奕恍然發現剛才走得太急，竟然忘記拿她的箱籠，本來因為各種原因引起的臉紅在這一刻都白幾分，眼神裡也滿是慌亂和無措。從進門開始，屋裡點燃了明亮的燭光，江林木有意無意地看著她，見她臉色陡然一變，他鋒利的劍眉微動。

救人的事耽擱不得，舒奕顧不上多說，轉身想往外跑，卻被江林木一把拉住胳膊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針，剛才我們走得太急，我箱籠裡放著的銀針忘拿了。」

聞言，江林木臉色也嚴肅起來，鬆開手的同時一邊朝外走一邊說道：「妳在這裡等著，我去拿。」

舒奕看他長腿一邁的確走得比她快，便也沒有再說什麼，正要回屋看看病人的情況，突然又想起一事，趕緊大聲喊道：「夫君，還有我那個小匣子，幫我一同拿來吧。」

已經走遠的人聞言腳步一頓，黑暗裡他的神色晦暗不清，可一雙耳朵像是染了晚霞，瞬間紅得像是要滴下血來。

他頭也沒回的應道：「知道了。」

兩人的相處和對話都落在周圍人的耳朵裡，眾人震驚地互相對視一眼，滿心的疑惑和八卦縈繞在村民之間，可張家人危在旦夕，誰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嚼舌根添亂。

舒奕尚未發現自己言語中的不妥，轉身回到房間裡，用手按壓著幾個穴位，幫著張鐵牛緩解病情引起的不適。

沒一會兒江林木就抱著一個箱子還有個小匣子進來，舒奕趕忙翻找到針灸包，用燭火烤了烤銀針，一旁的張嬸也將自家男人的外衣褪去，接著舒奕手法略顯生澀，卻又十分謹慎的落下每一針。

十多根銀針落下，昏迷歪嘴的人逐漸清醒過來，他眼珠子轉動著看看屋裡人，想要說什麼可嘴皮子卻有些不聽使喚，甚至口水也在不斷往外流。

所有人都開始擔憂起來，反倒是舒奕號脈之後神色放鬆不少，「還好我們趕上了，並沒有耽誤病情，一會兒我寫個藥方子，你們明日一早去抓藥回來熬煮，晚飯前後我再過來幫著針灸，如此不出七日，患者便能正常下地生活，日後好好將養即可。」

這話一出也安撫了張家人的心，張嬸看著歪嘴的男人，擔憂地問道：「那他這嘴還能正起來？」

對上她擔憂的眸子，舒奕淺笑安撫道：「放心，再針兩次就好了，後面好好調養人也能恢復如初。」

話音落下，在張嬸感激的感謝聲裡，還夾雜著一個小小的「咕嚕」聲。

舒奕緊張地腰背挺直，一張白皙的小臉瞬間漲紅，剛才臉上的笑容也瞬間消失，她緊緊抿著唇，好像這樣就能讓那咕嚕聲不洩露出來似的。

因為張家這一齣鬧得舒奕都忘了見江家人的緊張，忙的時候沒感覺，這會兒安靜下來她只覺得肚子餓得很，眼前也是一陣一陣的黑，頭暈乎乎的像是喝醉了，腿也軟得厲害，這一刻她才想起來，她已經兩三日都未吃飯了。

或許是因為她的疏忽，肚子以為她徹底忘記吃飯，這會兒發出一陣「哀嚎」提醒她。

這一聲不算大，舒奕小心翼翼地注意了一下周圍人，發現大家的注意力好像都在張家大叔身上，並沒有注意到她剛才發生的窘事。

「既然張叔已經沒事了，我們就先回去，明日再過來看看。」說完，江林木轉頭看向自家祖母，眉眼低垂像是個委屈的孩子，「祖母，我肚子餓了。」

江家的窮在村裡很出名，但林春花不管糧食粗細好壞，都沒讓孩子餓過肚子，尤其是這個她最疼愛的小孫子。

這會兒聽到孫子說肚子餓，哪裡還能再耽擱，趕忙招呼著江家的人回去。

「走走走，趕緊回去做飯，你大伯母自己一個人在家做飯，也不曉得忙不忙得過來。」

江家人都往外走，甚至忘了舒奕的存在，可江林木沒有著急跟著祖母往外走，反倒是往裡屋走了兩步，收拾好舒奕的箱子和匣子，搬起來看了她一眼，道：「走，回家吃飯。」

舒奕紅著臉，疑惑地看他一眼，她總覺得這人像是聽到了什麼，可她不好意思問，只低著頭，跟在他身後朝著江家走去。

江家的人都去張家幫忙，大兒媳便留在家裡做飯等著他們，正忙著包包子呢，聽

到院門處有動靜就趕忙出來瞧瞧。

「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？」問著，目光在進門的幾個人身上掃過，最後落在舒奕身上。

「這位是……」

她這樣一問，林春花和江大成、江二海才想起來自家二郎帶回來的小姑娘，齊刷刷扭頭看向走在最後面的兩個人。

離家出走站在江林木面前，已經花光了舒奕所有的勇氣和膽量，這會兒被江家人這樣一問，嚇得她低垂著頭、囁嚅著不知道要怎麼開口。

看她尷尬羞澀得不敢應聲，甚至自以為隱蔽地往他身邊湊了湊，江林木眉眼染上了笑意，心中只覺得這人極為有趣。

他轉過臉，收斂了幾分笑意，眉眼帶著清冷嚴肅之色，「這是舒奕，也是我娘子。」這話一出，江家眾人像是被一道閃電擊中，腦袋都是懵懵的，不曉得自家孩子去考個縣試怎麼就成親了。

倒是林春花心裡反覆念著舒奕的名字，逐漸想起來，這不就是前幾日官媒上門提到的姑娘嗎？

一家子人都杵在院子裡，二月的天在外面站一會兒還是冷得很。

「都別在這裡站著了，先回去喝點熱水歇歇，咱們先做飯吃飯，吃完飯有什麼話再慢慢說。」說完林春花指揮著兩個兒子，「大成幫著把馬車趕進來，二海去收拾一下草棚，今晚先把馬解開放草棚裡拴著，餵些草料和水，二郎幫這丫頭把東西先搬到我屋裡去。」

指揮完眾人，林春花洗了洗手，趕緊和兒媳一起去灶房蒸包子，只留舒奕傻傻的杵在原地，不知道該去做什麼。

江林木將東西搬回到屋裡，見她還傻站在外面，神色呆呆木木的卻又顯得十分乖巧，臉頰上帶著幾分嬰兒肥，肉嘟嘟的好像很好捏的樣子。

江林木手指難耐地動了動，終究忍住沒有去捏，看著她有些怯怯的神色，他下意識放軟了聲音，「杵在這裡做什麼，進屋去，倒了杯溫水給妳，歇一會兒就吃飯。」

舒奕感激的看了他一眼，跟在江林木的身後去了堂屋。

農家的院子不算小，只是這泥胚的房子不大，牆面沒有磚瓦，只是用黃泥合著稻草壘起來，屋頂也都是茅草。

桌子看著也十分老舊，一條桌腿還有些壞了，底下墊了兩塊石頭，凳子是百姓家裡最常見的長條凳。

舒奕試探著坐下去，規規矩矩的待在桌邊，一雙眸子滿是好奇地打量著不算大的農家小院。

沒一會兒，院子裡的人也都進屋，看著江大成和江二海粗壯高大的身影，舒奕下意識站起身，神色裡充滿了局促不安，繃著小臉朝江林木靠近兩步。

許是反應過來自己的行為有些失禮，她尷尬地衝他們祇衽一禮，「父親，大伯。」說完她臉色更是紅了，只差答答地垂眸站在江林木身邊，無措地握著自己的手指。江林木低頭看著她，那一雙烏黑的眼睛裡潤著光，水靈靈的，好像隨時都要羞赧

至極而落淚。

他也不在意父親和大伯都在，垂下手臂，以袖子作為掩護偷偷握住她的手，強行掰開她的手指，不許她再用力摳自己。

看著她怯生生的樣子，江大成和江二海也不知道要說什麼，兩人尷尬地應了一聲，不再盯著這小丫頭瞧，一個去院子裡劈柴，一個坐在門邊磨著鐮刀。

這一刻堂屋裡的時間似乎凝滯了，舒奕感覺空氣變得稀薄起來，胸腔也因為憋屈開始脹痛，突然間鼻尖被人捏住，她驚訝地轉頭看向身邊的書生。

目光裡滿是不敢置信和疑惑，江林木看著她呆呆的樣子，握著她的手也沒有鬆開，目光帶著淺笑打趣說道：「鼻子若是放著不用，那不如切掉吧。」

她張嘴想要辯解，卻發現自己下意識閉了氣，一張嘴，空氣便猛地灌進她的肺，引得她咳了兩聲，激得淚花也潤濕了眼角。

江林木趕忙鬆開手，輕輕拍著她的後背幫她順氣。

恰巧這個時候，林春花和王氏端著包子進來，一進門林春花就瞧見舒奕鼻頭紅紅的，眼圈裡滿是淚水的樣子，而一旁的孫子更是一臉心虛，像是在安撫對方。

林春花問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剛才不是還好好的嗎？」

一會兒不盯著，這臭小子就把人家姑娘惹哭了？

林春花臉色當即嚴肅起來，他們江家可不興欺負媳婦的事兒。

江林木抬手揉了揉鼻子，帶著幾分心虛道：「我就是逗逗她，沒想到會這樣……」

聞言，林春花氣道：「我們費勁費力攢著錢供你讀書，你讀了一頓，竟然學會欺負媳婦了是吧，你過來，看我不打你！」

舒奕本來還有些羞臊，第一天來江家見到長輩竟然頻頻出醜，結果情緒還沒湧上來，就聽到江家祖母要打江林木，還是因為她。

她曉得林春花這是誤會了，趕忙直起身，顧不得自己淚眼婆娑，拽著身邊的江林木往自己身後拉。

「祖母您誤會了，夫君沒有欺負我，剛才他只是和我鬧著玩，我、我不小心噙到的。」

見她這架勢，林春花半信半疑的目光在他們之間穿梭，「丫頭，有什麼事就和祖母說，可別替他遮著。」

舒奕連忙擺手，努力瞪大了眼睛，像是要讓所有人看到她目光裡的真切，「真的沒有，真是鬧著玩的。」

見他們不願多說，林春花也不再問，「得了，沒鬧彆扭就行，都先吃飯吧，灶房裡還有一屉包子、一甕粥，大成、二海你們去端過來。」

因為不曉得舒奕今日會過來，江家準備的包子是素的，用的也是地窖裡冬藏的青皮蘿蔔，可謂十分寡淡，可舒奕已經餓了兩日，現在別說是素包子，就算是隔夜的窩窩頭，她都能抱著用力啃。

聞著包子的香氣，舒奕眼睛直勾勾地盯著，忍不住吞嚥口水，林春花一動筷子，江大成和江二海更是直接上手抓，一人抓著一個包子開始啃。

江家本就講究少，只要不是做席或節日，幾乎都是上手就吃，可以說沒啥規矩。

到底是第一次在別人家吃飯，舒奕即便是餓極了也拘謹著分毫不動，坐在她身邊的江林木看著她饞得直嚥口水，眼睛都快將包子盯出一個洞來，卻膽小得不敢動，便有些無奈地夾起一個放在了她的碗裡。

「快吃。」

「謝謝。」她聲音裡帶著幾分激動和感激。

他這句話，像是打開了洩洪的閘，舒奕也顧不得形象和禮數，學著江二海的樣子，用手抓起一個包子就啃。

上了歲數的人都喜歡看小輩努力吃飯，原本林春花還擔心她吃不慣家裡的飯菜，可這會兒看著人抱著包子大口吃，明明沒有半點肉末星子，她卻像是吃到了什麼美味般，幸福的眯起了眼睛，嘴角勾著愉悅的弧度，絲毫沒有大家小姐的嬌氣矯情。

江家人看在眼裡，懸著的心也都落下了。

林春花趕忙又給她夾起一個，「丫頭啊，咱們家沒啥好東西，妳若是不嫌棄，喜歡吃就多吃，山珍海味祖母供不起，但這粗茶淡飯咱們家可是管飽呢。」

餓了兩日，舒奕這會兒看著包子只覺得格外鮮香，哪裡還會覺得難吃甚至嫌棄，林春花夾給她，她就大口的吃，於是在江家的第一頓飯，她給自己吃撐了。

也正是她這副十分好養活的樣子，讓林春花心中很是滿意，就是在吃飯時聽到江林木說起舒奕的身世，得知她的遭遇之後，林春花差點氣得吃不下飯，同時心裡隱隱有些擔心——

一則是官家女，嫁進他們這樣窮的農戶家裡也不曉得住不住得慣；二則便是擔心舒知縣知曉此事後會報復他們家。

別的林春花不怕，她就怕舒知縣使絆子，影響江林木考功名。

這會兒看著舒奕絲毫不介意農家的粗茶淡飯，一手端著粥，一手捏著白胖的包子大口吃著，絲毫沒有扭捏造作，林春花心裡的擔憂逐漸釋懷。

當初兩家是定下了親事不假，現如今只不過是履行當年的婚約，他便是知縣又如何，誰要是敢擋了她孫子的前途，她就去知府面前告狀！

心裡的顧慮消解，林春花再看舒奕是越看越喜歡，「喜歡吃再多吃一個，祖母明日給你們做好吃的。」

今日因為餓急了，舒奕一時沒注意將自己吃撐了，如今是半個包子都塞不進去了。

「多謝祖母，但我今晚是真的吃撐了，被關在家中兩日未吃喝，這一頓粥飯下肚，才感覺自己活了過來。」

聞言，江林木側目看了她一眼，臉上的神色淡然，可那微蹙的眉頭顯然帶著幾分不悅。

同樣有些怒火的還有江二海，他就沒有見過這樣狠心的親爹，不由忿忿罵道：「哼，當初救他的時候，瞧著是個一身正氣的書生，怎麼當了官倒是變了一副嘴臉。」為了官職拿女兒當禮物，甚至將孩子關起來餓了兩日之久，一生氣江二海就又多吃了兩個包子。

全家吃飽喝足之後，眾人也沒有散去，江林木說出了心裡的困惑和想法，「現如

今我倆婚書已立，這親事又該什麼時候辦？」

屋裡的人也不是沒想過，從聽到他們兩人立了婚書之後就都動起了辦酒席的心思。王氏猶豫著看看婆母，試探著說道：「人都已經進門了，這事還是越快越好，免得讓村裡人嚼舌根。」

江大成對於侄兒的親事沒有什麼意見，家裡人說哪日就是哪日，於是他將目光落在了弟弟和母親身上。

「嫂子說的是，這事還是抓緊辦的好。」江二海說完，看向一直沒有說話的母親，雖然都說儘快，可誰也沒有說出來是哪日，他們都習慣聽從母親的指揮。

「那便後日吧，明日將該買的都買齊了，也和村裡人都打好招呼，後日咱們二郎娶親！」

家裡人說著儘快，可也沒有想到要這麼快，乍然聽到後日就要辦酒席，屋裡的人都安靜地看著林春花，唯有舒奕呆呆地沒有什麼意見，而一旁的江林木眉宇舒展，顯然是十分贊成這個主意的。

舒奕不曉得村裡的風言風語有多傷人，但從小在村裡長大的江林木卻十分清楚，若是拖上十天半個月才成親，那村裡的閒言碎語都能淹死舒奕。

她這樣膽小，到時候聽到那些閒言碎語，說不準會一時氣急投了井。婚書都已經立了，他可不想年紀輕輕當了鰥夫。

事情由林春花拍板，明日一早眾人也都有得忙，於是商量好明日眾人要做的事，大家便早早的散了。

林春花挽著舒奕的手說：「成親前妳先和老婆子擠擠，明日咱們將二郎的房間收拾出來，後日用作你們的新房，現做被褥來不及了，怕是要委屈妳暫時用去年新做的被子。」

別的舒奕或許不曉得，但被褥的價值她還是明白的，一床被子在百姓家裡說是能代代相傳也不為過，去年冬天做的被子，如今才二月，對於農戶來說的確算得上新被褥。

「哪裡就算委屈我呢，今日若不是祖母和夫君收留我，只怕來年的明日便是我的祭日，江家待舒奕的大恩大德，舒奕會銘記於心。」

林春花引著人進了自己的房間，「傻孩子，既然當初妳娘和二郎他娘為你們定了親，那咱們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說這些可是要生分的，今日咱們早些睡，明後日還有得忙呢。」

江家直至深夜才熄燈，舒奕原以為自己在這個陌生的環境裡怕是會失眠睡不著，畢竟她並不喜歡和人擠在一起睡，但不知道怎麼著，黑暗中，她聽著林春花講著明日的安排，不知不覺就沉睡了過去。

與此同時，縣城裡的舒家卻是一夜未眠，直至城門關閉那一刻，官差們都沒有找到舒奕，這讓舒騫十分氣惱，書房中他最愛的一方端硯也被他揮落在地，愣是摔成三塊。

「去找！將府中的人都派出去尋，既然城門處沒有找到，那麼人一定還在縣城裡，

就說有賊匪入城，讓他們給我挨家挨戶的找！」

一旁的趙氏摸著繡繡上的繡花，似是欣賞似是嘲諷的笑了笑，「瞧瞧，這就是你心心念念護著的女兒，到了關鍵時候卻不願意為你這個父親做出一點犧牲。可話又說回來，她這樣的身分和樣貌，能去尚書府做個妾，哪裡又算是什麼委屈和犧牲呢。」

一旁的舒騫聞言呼吸越發粗重，氣得像是要吃人似的。他一巴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，「這個賤人，等老夫將其捉回非扒了她的皮不可！」

趙氏聞言嗤笑出聲，「你別想著怎麼扒她的皮，還是好好想想明日交不出人，你該如何和尚書大人交代吧，這可是他點名要的。」

說到後面，趙氏有些心虛地垂下眸子，不再敢和眼前的男人對視，沒有人比她更清楚，尚書為何點名要納舒奕為妾。

當初本想著將舒奕的小像遞上去，將這個丫頭攆出府，順便幫著舒騫疏通一下門路，日後官職若是能往上升一升，她和兒子也都能跟著沾光，可千算萬算都沒有算到，平時柔柔弱弱的丫頭得知此事竟然變成了一匹張牙舞爪的烈馬，一撩蹄子便找不到人了。

想到這裡趙氏心裡既開心舒奕的離開，又鬧心舒奕未能替舒騫換來一個好門路。

「明日傍晚之前，我必要將她找回！」舒騫氣急敗壞地道，轉而想起一件事，「她之前不是有個丫頭叫小桃嗎？派人把她給我傳來，這蹄子必然知曉那死丫頭的下落！」